

評點史記

唐順之曰史多精微之旨然亦間有蕪雜處
茅坤曰漢時古樂亡及武帝已無復可求矣故太史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之而成文
劉長翁曰論樂却以感慨起構意甚妙深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四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墜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嗷嗷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

據黯傳未嘗
為中尉漢書
武紀注注出
馬作歌有元
鼎四年麓至
元鼎四年已
闕九年矣汲
鄭傳更五銖
錢及拜黯為
淮陽太守事
當在元狩五
年黯居淮陽
七歲卒當在
元鼎五年注
注出馬作歌
時黯在淮陽

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
常肄焉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
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
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暉。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
流赭。騁容與兮跼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
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
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
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
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
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

不在京師至
得大宛馬作
西極天馬之
歌則在太初
四年黯死十
二年弘死已
二十三年矣
此書所敘疏
外如此決非
史公作樂記

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正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正通矣。宮為君。商為
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恣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
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
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
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
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
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己。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能術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序。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

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太章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放合。陰陽相得。煦嫗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翮奮。角胎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焦哀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酒

以志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也。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

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恐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

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誠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言。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獮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祲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敔。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醕。醑。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礧。礧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簧。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眾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寔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毀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效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茅坤曰論樂
直至此然後
知文之宕也
已

楊循吉曰禮
記原筆于漢
孺此篇顛倒
經文亦自有
條理如列三
問樂于後而
文之升降反
整于經似子
長次之非皆
少孫意也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與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

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

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四
史記二十五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王伯厚以為
父文方侍郎
蓋亦同之某
謂漢書言十
篇有律無書
律書共一篇
也張晏謂之
兵書既云有
錄無書則亦
并無序文此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孺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勳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